

鲁迅的“铁杆”编辑孙伏园

◎ 两浙人物 □ 霍无非

圆脸庞,宽眉大眼,蓄须垂领,浓发一丝不乱,身材矮胖敦实,他,就是浙东绍兴人士,一代名编孙伏园。

乍看孙伏园憨头憨脑,其实心智蛮高,他很早就与鲁迅结下了文字缘。1911年,即将成年的孙伏园就读于山会初级师范学堂,学堂的监督正是鲁迅。外形瘦小,内心刚毅的“大先生”,在教学上可不是个甩手掌柜,他讲授植物学、生理卫生课,冲破旧俗,在世人异样的眼光中,讲解人体结构,到野外采摘植物标本,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。他也临时客串国文教师,对孙伏园写的事时性作文大为赏识,评曰: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”才气初露的孙伏园给鲁迅留下了印象。

1918年,孙伏园和三弟孙福熙“北漂”到北京,经人介绍,进北大旁听,半工半读。次年入学北大后,孙伏园小试牛刀,先后兼做学校文学团体新潮社编辑和《国民公报》副刊编辑,果真是块当编辑的好料。毕业后,孙伏园在《晨报》编副刊,从此声名鹊起。他与先期而来的鲁迅在燕京重逢,多有机会促膝长谈,“就在这些随意的谈话中,使我得到了许多知识,并从而对那些日常具体事情的议论中领悟出许多做人的道理。”(孙伏园《追念鲁迅师》)学会做事,先学做人,为师的教诲,使弟子的职业生涯大受裨益。

如果说,敦促闲时抄古碑的鲁迅步入如火如荼的新文学之门,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,以及当时与鲁迅走得最近的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钱玄同,那么,孙伏园则要算得力的接棒者了。他主编《晨报副镌》,调整编辑思路,形成趣味性、知识性、文艺性兼收并包、创译双举的副刊风格,得到鲁迅的支持。其时,鲁迅的稿子除了给五四运动旗帜性的刊物《新青年》发表,余下基本交《晨报副镌》刊登。1921年12月4日起,《晨报副镌》连载署名巴人(鲁迅)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,是由孙伏园死缠硬泡催生而来的。十多年后,鲁迅仍然记得笑嘻嘻的孙伏园,“每星期来一回,一有机会,就是:‘先生,《阿Q正传》……明天要付排了。’于是只得做……”(鲁迅《阿Q正传的成因》)如此索稿,鲁迅有时苦不堪言,连载了两个来月,他想收笔了,又与希望写下去的孙伏园想法不一,于是玩起了“心眼”。一次趁孙伏园出差,临时接手的编辑何作霖“于阿Q素无爱憎”,鲁迅逮住机会将《阿Q正传》“大团圆”收笔,待孙伏园归,阿Q已无法起死回生,算是鲁迅耍了一次“滑”。

孙伏园编鲁迅稿,有一股侠义之气,不惜“两肋插刀”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1924年10月23日,他编发了鲁迅的一首诗《我的失恋》,最后一段是这样的:“我的所爱在豪家/欲往从之兮没有汽车/仰头无法泪如麻/爱人赠我玫瑰花/何以赠之 赤练蛇/从此翻脸不理我/不知何故兮——由她去罢。”诗句俏中带讽,几近打油,据鲁迅云:“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,作《我的失恋》。”(鲁迅《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)当晚孙伏园发现这首诗已被报馆代理总编辑刘勉已抽下,遂怒不可遏,把这位“海归”代总编辑骂一通,还动了手,随后辞职。为这事,鲁迅很不安,与众友人共同出资,创刊了《语丝》月刊,由孙伏园主编,不致于失业。经鲁迅开导,孙伏园又到《京报》主编副刊,鲁迅等一众朋友一如既往写稿支持,副刊版面新颖多样,报纸的发行量也明显上升,超过了《晨报》。

岂止豪侠,孙伏园编稿还有股皇帝老儿也不怕的勇气。1927年4月9日,他在武汉主编国民党机关报《中央日报》副刊,斗胆编发了郭沫若写的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,揭露蒋介石指使手下打砸杀戮,破坏国共合作的倒行逆施。不仅如此,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,《中央日报》副刊连续用10个版面,登载了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《屈原》,借古喻今,振作民心,是弘扬中华民族抗战灭倭的“新正气歌”,签发者又是重回该报任职的孙伏园。国民党高层当时炸了锅:怎么搞的!我们的报纸还要登载骂我们的东西!孙伏园这次不走运,被扫地出门。这位非中共党员所具备的正义感、民族气节和过人胆识,与鲁迅的谆谆教诲不无关系。

孙伏园有时就像一个殷勤的仆人,无论鲁迅去到哪里,总能见到胖墩墩的他鞍前马后,不离左右。1924年7月7日,孙伏园以《晨报》记者的身份,陪同鲁迅等十多位北京高校名师到西安讲学采风。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师生同行机会。讲学之余,他陪鲁迅参观文化古迹,逛古董店,体验风土人情,到易俗社看秦腔演出,并为该社及接待他们的西北大学工友捐款,“把陕西人的钱,在陕西用掉”(鲁迅语),返回后,以致周作人信的方式,写出了场景宏阔、民情详实、夹叙夹议的游记《长安道上》,对分道扬镳的周氏兄弟起到一定的沟通作用。两年后,鲁迅南下,辗转于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任职,尔后与许广平到上海定居,孙伏园总像个打前站的人,把鲁迅的事务安排妥帖,几乎是第一时间到场迎接,《鲁迅日记》可见留墨:“语堂、兼士、伏园来寓,即雇船移入厦门大学。”(1926年9月4日)“小雨。晨伏园、广平来访。助为移入中山大学。午后晴,阅市。”(1927年1月19日)“玉堂、伏园、春台来访,谈至夜分。”(1927年10月3日)可谓劳力亲为,不辞辛劳。

因为与鲁迅关系密切,孙伏园在鲁迅面前是不拘谨的,有时做事不免随意些,鲁迅也很包容,愿为他“圆场”。1927年2月18日,鲁迅等人应邀访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,当夜,鲁迅首先演讲《无声的中国》,许广平用粤语翻译。次日,仍是鲁迅上讲台。这年4月26日,鲁迅致孙伏园信有这样一段:“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。讲演原定是两天,第二天是你。你没有到,便由我代替了,题目是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。”大概是远在武汉的孙伏园不便来港,打乱了原来的安排,如此“失约”,让鲁迅多费了心神,但信的字里行间毫无责怪之意。这两篇港英当局禁止报载的演讲稿,日后都由孙伏园在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上编发了。

众所周知,鲁迅在广州期间开了家新书屋,其实始作俑者是人称“孙老头儿”“伏老”的孙伏园,“而立”没几年的他,贴龘化装躲避军阀缉捕得此诨名。1927年3月31日,广州《国民新闻》副刊登载署名景宋(许广平)的《北新书屋》一文,介绍了这家书屋的来龙去脉:孙伏园“以为广州的文坛太寂寞了,想‘挑拨’一下,从外面运些家伙来。最先找到了几间屋,在芳草街四十四号的楼上。家伙——书的到来还没有影子,伏园先生却已经跑往武昌去了,于是就将几间空空洞洞的屋子交付给鲁迅……”。鲁迅掏60元钱付了房租,言:“虽然没有书,然而这总可以支持的。”待进步的文艺书刊运到,这家书屋在这年3月25日开张了。为读者,也为朋友,鲁迅情愿“执手尾”(广州话:接手他人未做完的事项),为广州文坛而“挑拨”下去。

孙伏园成了鲁迅的“铁杆”编辑,主要是在1921年冬到1926年春期间,似乎他这个副刊编辑,是为鲁迅而当的,两人珠联璧合,合力推出新力作,为文坛增色不少。可以说,没有鲁迅的教诲和引路,就没有这位名家围绕、享有盛誉的“副刊大王”;同样,没有孙伏园的诚意和执着,鲁迅笔下“投枪”“匕首”般的战斗檄文,或许不能顺利地“亮剑”报端。二者互为依存,鲁迅在,孙伏园的职业生涯达到高峰;鲁迅歿,孙伏园成就的亮点随即褪去二三。

再“铁”的关系,再好的伙伴,也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,鲁、孙二人亦不例外。拿扶掖文学新人来说,孙伏园在报上先后推出冰心、凌叔华、谢冰莹等新人新作,“但是鲁迅先生对于孙伏园也有不满的地方,就是他只注意拉有名作家的稿件,不肯登载无名青年的作品。”这是鲁迅友人李霁野在《〈民报副



孙伏园照片

刊》及其他)的回忆,说明鲁迅的要求是高的,眼光是远的,觉得孙伏园为文青们做的“嫁衣”还不够,更主要的,是他和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分红的纠纷等,被鲁迅误解为受到隐瞒,不满之词流露在给他人的书信中。对此,孙伏园选择了沉默低调,乃是对师者的敬重及性情所致,两人终究未掰。

一日为师,终生不忘。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在上海病逝,次日,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的孙伏园得知噩耗,悲痛之余,心潮难平,回忆起与鲁迅合作的历历往事,精心构思,将鲁迅主编过的刊物和文集连缀,一副“路《莽原》,刈《野草》,《热风》《奔流》,一生《呐喊》;痛《毁灭》,叹《而已》,《十月》《噩耗》,万众《彷徨》”的挽联就此而成,鲁迅出殡时,这副凝着孙伏园心心情感,概括鲁迅从文追求的挽联,高高举在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中。

此后,孙伏园又写下《哭鲁迅先生》《惜别》《追念鲁迅师》等14篇纪念文章,结集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出版,加上散登于各报刊的回忆文章,为研究鲁迅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暮年的他因中风引起半身不遂,不得已,这位出版总署本图书馆馆长居家办公,调养病体,为宣传鲁迅精神不遗余力。他接待来访的记者,解疑释惑。手不能写,就采取口述笔录的办法,由孙福熙等人代笔《社戏》《鲁迅先生在西安》。他的夙愿,如《鲁迅先生在西安》的结束语:“我们纪念鲁迅先生,必须百倍努力,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。”

这个夙愿伴随到孙伏园72年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应该提及的是,孙伏园虽然不曾是面对镰刀锤头旗帜宣誓的红色编辑,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进步文化人。他忧国忧民,躬行文教,与鲁迅拯救民众灵魂为己任志同道合。且与中国共产党心照不宣,必要时出手施助。除了编发鲁迅、郭沫若等人抨击黑恶的檄文剧作,他还于1927年3月28日,在《中央日报》副刊刊发青年毛泽东下乡月余,为农民运动鼓与呼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1938年5月,在民族危亡的关头,他托徐特立安排,毅然将长子孙惠迪、次子孙惠畴送延安入陕北公学,之后参加八路军,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巨潮中。建国初,他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本单位院中学习俄文的遗址,报批布置成“瞿秋白纪念馆”。京城又多了一处可供缅怀革命先烈的场所。这位昔日让版面生辉的“副刊大王”,最终蜕变为光荣军属的户主、国家文化单位的掌门人,貌似不红,红在内心。

这一晚的经历对钱穆影响很大,“是夜,苦头吃尽,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此后我每当做出某项决定,就不肯轻易改变,因为每念及那一晚的经历,就坚定了信念。”

众所周知,钱穆虽然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、在多所大学执教,但他并没有上过大学、没有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,他的成功,完全是靠自学得来的,而自学是需要有顽强的自律精神的,钱穆的自律精神来源于何处呢?也许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的经历,就是他自律精神的起点吧。

不能让坏作品流传出去

□ 张达明

吴冠中先生对自己的画作近乎苛刻,他说:“创新太不容易了,创新十分之九不能成功,能成功的那一成,才了不起,也就是说,要是画100张画,满意的作品也仅仅不过10张。”

他将“焚画”当成了家常便饭,一次次、一批批忍痛烧掉自己的作品。最典型的有两次:一次是在1966年“文革”初期,他把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全部毁坏后烧掉。一次是在1991年,当时,他的作品市场价相当高,但还是把自己在二十多年里不满意的200多幅作品集中起来予以焚烧。恰巧被来访的新加坡摄影师蔡斯民碰上,望着渐渐被化为灰烬的作品,蔡斯民心疼得连连

惊呼:“烧这么多画您可真下得去手呀!您这是在烧房子啊!”吴冠中则平静地说:“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画好,有些感情情节并没有表现出来。我见不得自己画坏了的画,看见了就觉得心里难受。对付坏作品的唯一办法就是毁掉,不能让坏作品流传出去,遗臭万年。作为一个艺术家,应对历史和未来负责。你骗得了今天的人,却骗不了明天的人。”

吴冠中曾在一次回答记者“最近忙什么”的提问时说:“我老了,趁现在还活着,赶紧将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烧掉。我这人只喜欢艺术,别的如金钱、名气都已视为身外物,所以烧起画来也就胆壮气足,毫不手软!”

老舍的坦诚

□ 姚秦川

1933年,长女舒济出生后,老舍写信请求好友许地山代为向齐白石老人索画,同时一再说明“照章付款”。

后来,许地山将此事转告给齐白石。齐白石听后也没有客气,爽快地作了一幅《雏鸡图》,然后邮到济南舒家。那天,当舒家人打开齐白石的画作一看,发现竟然是一张精品后都大为感动,他们也按照事前之约,为齐白石寄去了润笔。

后来,齐白石的儿子齐良迟准备前往辅仁大学求学。为了让儿子上大学前打好绘画基础,齐白石便托人让儿子前往老舍夫人胡絮青那里复习。同样礼尚往来,齐白石这次专门画了一个虾和一个蟹作为酬谢。如此一来,这张《虾蟹图》和之前的那张《雏鸡图》便同时出现在了老舍重庆的斗室里,令人顿感蓬荜生辉。

脊柱放置的方式重不重要

□ 任万杰

胡铨是南宋名臣、文学家,这个人非常刚直同时也十分幽默。在当抚州军事判官的时候,因为工作业绩出众,被提拔成枢密院编修,与秦桧同朝为官。

公元1138年,面对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专权,主张与金国议和,朝堂上敢说真话的人都受到了排挤和打压。胡铨是主战派,很看不上秦桧的做法。有一次朝会,秦桧对宋高宗议议和的好处是每年只需要赔款就不用打仗多好,主和派随声附和。

主战派怒目而视,气氛有些紧张,宋高宗一眼看见胡铨,就问 he 有什么看法? 胡铨说:“政治我也不懂,最近我在研究脊柱,我想问宰相大人,脊柱放置的方式重不重要?”

秦桧想了想说:“我看不重要,我们人类是立

鲁迅批阅许广平的“模范文”

□ 刘跃

鲁迅与许广平开始书信交往后不久,约请许广平为他主持编辑的《莽原》杂志撰稿。许广平写完文稿后邮寄给鲁迅,请鲁迅审阅。1925年7月13日,许广平在致鲁迅的信中附寄署名景宋的《罗素的话》一文,文章除了首尾部分是许广平自己的话外,其余都是大段摘抄罗素的话。收到许广平的稿件后,鲁迅信手剪下7月12日《京报》一文贴于信笺,并在其前面加了《京报的话》的标题,署名鲁迅,剪报末附上几句话:“‘愚兄’呀!我还没有将我的模范文教给你,你居然先已发明

了么? 你不能暂停‘害群’的事业,自己做一点么? 你竟如此偷懒么? 你一定要我用‘教鞭’么??!! 七,一五。”鲁迅在信中不仅风趣地将许广平的文章称之为“模范文”,还将剪报署上名字作为自己的文章,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。

不仅如此,7月16日,鲁迅又给许广平去信一封,信中特意给“模范文”打出分数:“拟给九十分。其中给你五分:抄工三分,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。其余的八十五分,都给罗素。”

鲁迅这种幽默的批评方式和诙谐的语言风格让人不禁莞尔。

◎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

1910年的温州南水门

图为温州古城南门西旁的水门,拍摄于1910年,照片清晰看见一身穿长衫、头戴瓜皮小帽的城里居民在用“挈梁”(小水桶)向河里取水,水门旁边的城基上建有一座庙宇。

照片提供者:江新诗

钱穆自律精神的原点

◎ 烛照西窗 □ 唐宝民

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严格自律的人,在他传世的文集中,留下了很多关于自律的记载。当年,还是中学生的钱穆,读到了曾国藩的这些文章,深受其自律精神的感染,决心也要做一个自律的人。因此,每天早晨起床后,钱穆都要做一个决定,而决定一旦做了,就绝不违反,“日必如此,以资练习。”

有一年,学校暑假放得很早,钱穆常州府旧同学约请他归途中到常州府中学小停、畅叙一番,钱穆很爽快地答应了,但他同时也做了个决定:到校后可以长谈,但不能在学校留宿。

钱穆到学校以后,与同学促膝长谈,感觉时间过得很快,一晃就到了晚餐时间。晚餐过后,

感觉没过多久,自修时间也过了、寝室的门都已经开放了。钱穆便告辞欲走,但同学不让他走,要留他在学校过夜,说:“今天晚上是周末,很多同学都回家了,宿舍空床很多,你就不要走了!”但钱穆想到自己不留宿的决定,便坚决不肯留下,执意要走。正在此时,天下起了瓢泼大雨,同学就更不让他走了,但钱穆却丝毫没有动摇,谢绝了同学的好意,执意走出了校门。

当时,一路上风雨交加,电闪雷鸣,钱穆出校门前,沿着围墙的一段路艰难地向前走,过了一座桥,路边便都是旷野了,旷野中另有一条长满了草的小路,到市区能省一些路,钱穆便选择了沿着这条小路走。风刮得更猛烈了,雨也下得更大了,钱穆一只手持着伞,另一只手拿着灯笼,由于风太大、雨太大,伞撑不起来,灯笼也被雨水浇灭了,周遭一团漆黑,行走十分困难。那时,他才